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文盲眼盲心盲

筆者在互聯網連連已有些年。早期因為中文輸入法不普及，還有手寫輸入效率太低，不少香港人在網上討論區較多用英文留言。這樣因意見不合而挑別別的網中人英文留言多文法錯誤、英語水平低就成為家常便飯。今天香港人常用的社交媒體都多了中文留言。

近年忽然吹起一股歪風，有些網民偶然懷疑人家用錯了一個字詞，就會勃然大怒，謾罵「異見者」為文盲！這樣以學歷、學識作為攻擊、誹謗「異見者」的惡劣行為，恐怕與前些年時的「顏色革命」有點兒關係。「港獨」黑暴和他們的支持者、同情者就曾經非常亢奮地侮辱執法人員為「殺進仔」。殺進課程本是香港特區政府為給中學會考成績欠佳的年輕人多一個進修的途徑而設。實情是近年許多警員都有大學本科學位，甚至碩士畢業生亦非罕見。

開口閉口罵人「文盲」，是省氣省力的吵架手段。罵你學歷低、罵你不識字，就可以一舉否定你所有「智力勞動」的成果。

文盲該是英語「illiterate」的中譯，作為形容詞用，是說一個人不識字；作為名詞則專指不識字的成年人。由這個概念引申出「識字率」（Literacy rate），那一國或一地成年人口中識字的比率。不過「識字」的定義要看國情和語文特徵，世界各地的要求可以相差很遠。現在一般認為中國人識字三數千之數，就可以讀懂九成以上日常接觸到的新聞和政府文件。香港是經濟發達地區，「文盲」大概只局限於七八十歲以上的長者。

此外還有所謂「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指雖曾受過教育，但是基本的讀寫和算術能力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例如識字不算少，卻看不懂淺白的文章，或到銀行、郵局及政府機關等處所辦事時，不會填寫相關表格之類。

常人讀書識字，主要是為了明白事理。想起小時候看見過有人引宋代大儒陸九淵的名句：「我雖不識一個字，但教我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因為個人讀書不多，便請教訓誥名家王彥坤教授此說的來歷，王老師說意義相近的倒有，不過實際字句就相差極遠。陸九淵《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有謂：「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過惡耳。」王老師曾經提點筆者，做學問必須恪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大原則。以此為標準，則即使偶然發現人家錯用了一個常用字詞，實也不必便破口大罵，編派人家是個「文盲」吧！今天香港有幾多成年人真的「不曾識字」？

近年這股歪風恐怕是「功能性港獨」的「垂死掙扎」罷？他們的「革命」失敗了，便拿人們「中文水平」來說事，遇上自己感到陌生的字詞，就主觀地認為是中國內地同胞的錯，大搞「省籍歧視」，挑撥個別無知香港人蔑視內地同胞的情緒。這些妄人雖不是文盲，卻是眼盲、是心盲。「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

最荒唐的，是還有讀書較少的人反過來謾罵讀書較多的人為「文盲」呢！



人生恐鬧處
童心

理髮師阿忠

阿忠是理髮師，又不僅僅是理髮師。3年前，疫情初起時，中環那家理髮店裏，一直為我理髮的東南亞理髮師傅，「中招」後就直接回了國。而阿忠那天的一個熟客剛好爽約，我便補了缺。同許多理髮師一樣，阿忠也喜歡和客人聊天，但他很快就發現我聊天時的用詞比較「文」，比如，當我想說「湊巧」時，會用「緣分」。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阿忠很敏感地發現了。他問起我的職業，我說「寫字的」。他沒有接着問下去，只是淡淡地笑了，隔着口罩，我也分明感受到了他對「舞文弄墨」這些事情的一份敬意。

後來，阿忠成了我的理髮師。每次去，我們都會在兩個鐘左右的交流裏，拉拉雜雜地完成一個主題的交流。作為香港仔，他一直盼着早日通關，他知道我認識的人比較廣，便逮住我就問：「你有什麼消息嗎，關於通關的？」我很好奇他為什麼這麼熱衷。他告訴我：「之前，我在上海做理髮師，待了3年，感覺那3年，是我最開心的日子，那些上海的朋友們對我特別好，弄堂口的上海阿姨做的生煎，實在好吃。」「難道只有美食？」我不禁皺了皺眉。他又說：「上海人，精明是蠻精明的，但做事很誠信，又很熱心，對朋友很夠意思。」我聽出他的這些話裏，竟然帶着點比較純正的海派口音，便揶揄他：「哎哟，儂愛上海多些咯。」阿忠嘿嘿地笑了，反問道：「香港人難道不可以愛上海？」這見地，讓我自慚形穢。

大概是2020年的秋天，他離開了中環的那家理髮店。不是因為生意差，而是他想做更多的事。他需要更多彈性的時間。我想了一陣，決定跟着他「飛」。本來，理髮就是飛髮，跟着他「飛」，我很好奇他的故事。他開始在銅鑼灣和置富兩個地方做理髮師，每個星期還有兩個晚上教人打泰拳。但他周末的時間並不用來賺錢，而是和朋友註冊了一個公益類的公司，專門組織義工去海岸線上清理垃圾。我調侃他：「你是不是中了彩票？像你這個年紀，正是上有老下有不需要照料的你，你怎麼反而愈來愈不愛賺錢？」他很認真地告訴我，疫情之後，他的朋友中，有人病了，有人去了，也有人失業了，「我便開始思考，賺錢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想清楚了，我也就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了。人要有寬宏的心和眼界，才會有豐富的人生。」

那次對話依舊是在理髮店完成的，屋邨裏的街坊們三三兩兩，小小的店舖裏人情味恣意流淌。我大致明白阿忠的選擇了。讀書並不多的他，在「看世界」中始終尋找並收穫着生活的意義。我真心佩服。



心窗常開
潘金英

人在都市 心在野外

春在野外，在都市人心內，都嚮往賞春曉，我不例外！欣賞施友朋的新書《野外春曉》（見圖），他為人愛憎鮮明，是社論名筆，有很多機會深入社群，觀察世情，身居野村大自然，但都市人皆渴望偷閒吧？日常生活平凡庸俗，也自有凡人常情，故施兄文字，也就有人性風格。平凡事也常有不平凡一面，他書中所寫，身在俗世凡塵中卻有不凡的觀察，令我佩服及長知識。

在施友朋筆下，文題很不同凡響，如：豉油畫勾起的回憶/傳記難寫，創意更難求/御宅族：寄生族：隱閉青年/無論如何應該教書/慾望如梅花，愈冷愈開放……

看了文題，覺幽默吸引，很想看內容了吧？曾經是教書匠的他，在本書裏寫教師心境體悟，直擊人心，好到點！我這同道中人，深有共鳴！他在189頁的文章中寫他教書時的感悟：每個學生必定有他們個別的天賦特性與潛能傾向，以成績定優劣很危險，以自己的好惡取捨去決定親疏，這不是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在追求人的自我完善的同時，為社會文明提供動力和源泉，文化在實現人的文明中具有內驅動力作用和陶冶感情結。

施兄文筆，句句有力富密度，包含了熱切生氣，說得真對！他愛閱讀，創作豐富多元，文學功力深；我雖未看得見他授課面貌，但讀其文知其人，仍可想像他享受教書，愛在課堂和學生互動交流，接近孩子內心。他所寫文字裏，反映出他作為知識分子的擇善固執，既認真又有難得的放鬆及糊塗，和學生亦師亦友，難能可貴，令我聯想到師生教學相長，如沐春風，打成一片，一起嬉春行樂，分享春色！美善哉！

施兄《野外春曉》的封底文字，令我共鳴：大半生已經夠苦，步向夕陽晚景，歲月並不如歌……我有一個夢，就是詩人所說的「都歸了塵土，還原為一場春夢」，有春夢就有春風，春風得意馬蹄疾，我不必一日看盡長安花，只要「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象袖乾坤
余似心

被騙後遺症

港人和台灣人被騙到東南亞地區飽受凌虐的新聞令人聞之膽顫，大家說起被騙的話題，想不到不少人都身受其害，受過不同詐騙，損失各有不同，但心靈都有不同程度的傷害，有人更因此患上精神病，這受害程度較金錢損失更大，大家實在要放開懷抱，視為吸取教訓，上了人生一課。

最近和幾位年輕人交談，竟驚覺座上多人都有被騙的經驗，可能他們都是電腦和智能手機溝通的一代。有人被推銷員禁網，強行簽卡買了幾千元的虛擬貨品。有人心急找工作，被騙先交3萬多元，之後又表示要取回金錢必須多交萬多元，結果當然是沒了下文。他們都是年輕人，這些已是他們努力多時的儲蓄，當踏入社會工作之初就受騙，打擊頗大，從此對社會失去了信心。

當中一位的情況更慘，她租了一個家庭物業給無良租客，對方不單拖租，趕不走，更大肆破壞房子，搬走

傢俬，持續了一段時間，報警才能解決，但她已被弄得心力疲憊，除金錢損失外，心理也造成巨大傷害，終於要求助精神科醫生，大家叫她放下不快，她應道：「警方一天未破案還我損失，我一天也未能放下。」

聽到她的遭遇，實在覺得不值得，她被弄到精神病，這較金錢損失更大。被騙當然是令人痛苦，大家都不想遇到，事情既然發生了，無法改變的話就努力自我療傷，忘掉不快，以此為鑑，不再受騙，好好過日子，把受害的程度減至最低，人生漫長路，多大的打擊，也都要放開，保護自己的未來。慶幸自己還保着性命，繼續面對前路。

今次多人被賣豬仔到落後國家，希望大家不要用負面的說話去批評受害者，渴望改善生活條件是人之常情，接受離鄉別井的條件也各有因由。欺騙，就是指惡毒者設陷阱誘騙善良的人。當被騙者身心俱嚴重受創時，請大家拉他們一把，免得他們陷入人生的深谷，爬不起來。



戴永夏

老舍筆下的濟南泉水

1966年8月24日，素有「人民藝術家」之稱的我國著名作家老舍，不堪忍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毅然跳入北京太平湖中自盡，時年僅67歲。他的投湖而死，也應驗了他生前說過的一句名言：「愛什麼就死在什麼上。」

是的，老舍太愛水了。尤其對濟南的泉水，他愛得深沉，愛得癡迷，以致將泉水融入心中，訴諸筆端，寫出許多讚美泉水的美文來。1930年夏天，老舍來到濟南，在齊魯大學文學院任教。教課之餘，他經常流連於濟南的泉湖山水間，對濟南的泉水產生了深厚感情。這使他筆下的泉水，更加多彩多姿，也更為美麗動人……他是這樣讚美濟南泉水的：以量說，以質說，以形式說，哪兒的水能比濟南？有泉——到處是泉——有河，有湖，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全是那麼清，全是那麼甜，哎呀，濟南是「自然」的Sweet heart（情人）吧？

這還不夠。老舍通過仔細觀察，又發現四季的泉水同中有異，各具風采。他進而寫了秋天的泉水：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濟南有秋山，又有秋水，這個秋才算個秋，因為秋神是在濟南住家的。先不用說別的，只說水中的綠藻吧。那份兒綠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綠色，恐怕沒有別的東西能比擬的。這種鮮綠色藉着水的清澄顯露出來，好像美人藉着鏡子鑒賞自己的美。是的，這些綠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為誰看的。它們知道它們那點綠的心事，它們終年在那兒吻着水皮，做着綠色的香夢……

在老舍看來，「秋和冬是不好分開的，秋睡熟了一點便是冬」。所以他寫的冬天

的泉水，既延續了秋水的美麗，又更加富有「綠的精神」：那水呢，不但不結冰，反倒綠藻上冒着點熱氣。水藻真綠，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天兒愈晴，水藻愈綠，就憑這些綠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凍上；況且那長枝的垂柳還要在裏面照個影兒呢……

老舍寫了不同季節的泉，又寫了不同形態的泉；寫了大泉，又寫了小泉。他筆下的趵突泉素有「天下第一泉」之稱，它是那樣氣勢磅礴，那樣充滿生機，那樣魅力無窮；看那3個大泉，一年四季，晝夜不停，老那麼翻滾。你立定呆呆地看3分鐘，你便覺出自然的偉大，使你再不敢正眼去看。永遠那麼純潔，永遠那麼活潑，永遠那麼鮮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縮，只有自然有這樣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熱氣，白而輕軟在深綠的長的水藻上飄蕩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種似乎神秘的境界。

這段描寫看似平實，卻極富內涵。它既寫出了趵突泉的美麗壯觀，也寫出了它的非凡氣勢；既寫了它活潑鮮明的形態，也寫了它勇往直前的力量；既寫了它的偉大，也寫了它的神秘……作者用他那神來之筆，給我們繪出一幅趵突噴湧的大畫，但仍意猶未盡，緊接着又寫趵突泉周邊的小泉。這些小泉儘管名不見經傳，一向默默無聞，但在老舍眼中，依然別具風采，極富情趣：池邊還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魚吐水，極輕快地上來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裏斜斜着；有的半天才上來一個水泡，大，扁一點，慢慢的，有姿態的，搖動上來，碎了；看，又來了一個！有的好幾串小碎珠一齊擠上來，像一叢攏得很整齊的珠花，雪白。有的……這比那大泉還更有味。

這段文字通過對小泉中水泡的生動描繪，來寫趵突泉周圍小泉的面貌和特色，它們「比那大泉還更有味」。作者寫這些水泡用了擬人的手法，也用了一些生動比喻，顯得活潑多姿，簡直把小泉寫活了。

老舍在離開濟南後，仍對趵突泉念念不忘。他在1936年寫於青島的小說《文博士》中，假文博士之口，又對趵突泉作了如下描寫：三繞兩繞，他繞到了趵突泉。中國稱得起地大物博，泉水太好了！他立在泉池上這樣讚美。3個大泉，有海碗那麼粗細，一停也不停地向上翻冒，激動得半池的清水都蕩漾波動，水藻隨着上下起伏，散碎地蕩成一池綠影。池邊還有多少多少小泉，靜靜地噴吐一串串的小珠，雪白，直挺，一直挺到半路；有的走到半路，傾斜下去，可也滾到水面，像斜放着一條水銀柱；有的走到半路，徘徊了一下，等着旁邊另一串較小的水珠，一同上來，一大一細，一先一後，都把水珠送至水面，散成無數小泡，寂寂的，委婉的，消散。耳聽着大泉的噴吐震盪，目看着小泉的遞送起滅，文博士暫時忘了一切，彷彿不知自己是在哪裏了。

這兩篇文章中對趵突泉的描寫文字，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後者更偏重於寫趵突泉周邊小泉的景象。

老舍對濟南泉水的描寫，可謂字字珠璣，篇篇經典，已成為濟南的寶貴文化遺產。然而人們很難相信，一個這樣熱愛泉水的人，卻最終死於水中。

當然，老舍所熱愛的，不只是泉水，還有藝術。他對藝術的熱愛勝過自己的生命，也因此毀了自己的生命。正因為他是酷愛藝術的「人民藝術家」，所以才被「四人幫」迫害致死。這又一次應驗了他的那句名言：「愛什麼就死在什麼上。」



網人網事
狸美美

Zoe來了

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熱帶風暴「馬鞍」正逼近香港。颶風有名字不稀奇，尤其是對於居住在沿海地區的人們來說——單是香港，從1952年起就開始為颶風命名了。但是，你知道如今連熱浪也有名字了嗎？

該來的總會來。就像兩百年前的加勒比海島居民根據聖曆時間首次為1825年7月的颶風起了個名一樣，前不久，西班牙科學家也率人類之先為今年7月24日至7月27日出現在該國塞維利亞的一波熱浪取了個名字，叫「Zoe」——那時那刻，當地的氣溫已飆升至44.4攝氏度。

這是人類首次為熱浪命名。西班牙科學家表示，此舉是為了警告民眾極端氣溫帶來的危險，同時提醒人們為改善極端天氣做出貢獻。雖然這個舉措仍然是一種非官方的做法，但科學家們反覆強調，現在極端氣溫愈來愈頻繁，是時候要進一步加強人們對這種迫在眉睫的危險有更深刻的認識了。

為熱浪起個名字，給「危險」賦予個人形。如此一來，人們的感受是不是能切些？態度是不是能端正些？

為了引起人們對極端天氣的重視，科學家們算是處心積慮，絞盡腦汁。可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着不少傲慢又無知的人，甚至不乏領導者。比如，7月17日這天，儘管氣象預報已經警告說，英國近兩日的最高氣溫可能高達43攝氏度——這已經非常接近Zoe的命名度數44.4攝氏度了。但當時的英國副首相在接受

媒體訪問時竟大刺刺說：「我們應該享受陽光。」這個有些輕浮的表態不僅愚昧無知，而且有失人道，在其身份的加持下更升級為官方失態。以至於話一出口，便引發一片嘩然。英國醫護學會的專業人士嚴肅批評說：「（43度）不是什麼晴朗又美好的一天，而是嚴重的高溫，最終可能奪走人的生命。」

這位副首相的狀態，正是如今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的代表——對氣候危機麻木而缺乏重視。其實，我們正經歷着飛速的環境變化，快得讓人膽寒，但太多人似乎從不以為意。仍以英國為例，就在1976年，全英國都曾經歷過一場刻骨銘心的高溫。當時，英國記錄了350多年來最高的平均氣溫，以及200年來最乾燥的夏天——而這個所謂「刻骨銘心」的高溫紀錄，也僅僅是35.9攝氏度。彈指不到50年，當年的「刻骨銘心」已經成了今年夏天難得的清涼。

全世界聯合起來就是為了那「1.5度」拚命（巴黎協定），而這邊廂40多年功夫就豪升了7度多，不恐怖嗎？但就是會有人說「享受陽光呀！」

科學家科普說，人體能耐受的最高溫度為40.6至41.4攝氏度，如果直曬升溫超過41攝氏度，會引發永久性腦損傷，高溫持續在42攝氏度以上至4小時就會導致休克和嚴重的併發症，而人的體溫倘若達到43攝氏度，就有可能造成死亡。

Zoe來了，它不容小覷。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Zoe站在我們鼻尖前親口輕輕告訴我們的。



信而有征
劉征

我近來看的電影裏都有個燒水壺，小小一個，白瓷的，或鋁製的，有一個吊環，像是舊時代的煤氣燈。它們無一例外都得被放在火上燒。儘管自從我住進現在這個家已經快十年，其間也換過三四個燒水壺，可是沒有一個需要用煤氣。永遠都有個黑色底座，像一個吸盤那樣牢牢地吸住上邊的多。而這個自動跳掉的水壺已經流行了很多年了，即便有些新潮的茶藝，都開始在茶床的邊上裝上一個這樣的燒水設備。

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方便，快捷，不危險。我記得有一段時間還風靡過一種響壺，水開了就發出淒厲的叫聲，把你從屋裏的每個角落召喚出來。生怕你忘了還有一壺水已經要燒乾了。現在，那些藍色火焰上的容器被替換掉了。

虛無的快樂

在另一個正要準備泡茶的透明壺裏，這茶壺當中已經放了些原料，要麼茶葉，要麼橙子片混茶葉，或者乾脆是韓國的水果茶，甜膩膩中帶着濃厚的酸。被水注之後，旋即移到桌上，對着一個四角竹製木茶盤，當中放着兩盞茶杯。

這一整套喝水之前的流程需要花些功夫，等不及解渴的時候就會顯得很便當。可一旦有人立志於這樣做，他的整個生活就都不一樣了。這倒不是說一個明火的壺就擁有這樣巨大的決定力量。而是說這種關於器物的選擇本身具有太強的意向性，它作為障礙出現的一系列瑣碎動作在開始就有，它們是作為必需品被附贈給你的。顧客在購買這樣的壺時，他對此心知肚明。

燒水很慢，又不便，還要去買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人不大可能理解這種心情。因為燒水是為了喝水，些微慢一些到達這個目的，就都令人不耐煩。可當你珍惜這一杯水，那最終到嘴裏的水因為這一系列的過程才更有生命。因其不容易就更需要珍惜。這是被刻意強調的。對於最終所得之物的尊重。就好像我們要去珍惜自己的呼吸那樣，再

再正常不過的事在這種人那裏都是奇異而有生命的。選擇了明火燒水壺，這個人的其他家什猜測也具有了一般的生命。這些生命特質都跟它們的主人一樣的慢。這個家，就因為這種態度變得一絲不苟。在細節處添加細節，不徐不疾地過日子。

一種虛無主義的快樂蔓延在這種生活的當中，產生了普魯斯特式的懷舊。這種懷舊是被追憶回來的一種生活，是被物化的記憶，被當成精神一樣地還原了。這樣做的人，他們都懷抱着意義過日子。這種反生活行動一旦運用於生活，本身就會產生一種美學，令生活成了藝術。物的無生命被驅離於它，人對於生活的理念進駐其中，這理念邊復原，邊建立細節。因為仿真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細節。它會讓生活成了一個無人觀賞的表演。表演者是他自己唯一的觀眾，他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設定好的生活程序當中完成，而他知道這其中的每一個程序和細節。這生活就成了他對於人生的覺悟。這就是活着的感覺。每一個追求生活美學的人都着迷於這種感覺，並在虛無當中建造只有他一人其中的宮宇。